

百年跌打醫館

家住美國得州的老翁說，他從前不信中醫，直到近年太太肩膀痛，吃了好多藥仍不管用，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去找一位中醫師針灸，立竿見影。這下他信了。香港深水埗的「日牌梁財信跌打」，一些當地人也是試過之後才知道管用。

一條老街上的一間老舖，如果不是數着門牌尋找，可能就擦肩而過了。病人經預約，每天分時段進進出出，唯一的治療師梁漢文先生，根本閒不下來。肌肉疼痛的，舊病新患的，傷筋動骨的，病人皆稱治療師為先生或者師傅，好像沒人稱呼他醫生。

早在民國初年，廣東佛山一位叫梁財信的男人創立了這個招牌，之後代代相傳，直到抗戰初期逃難來到香港，在這裏重新扎根。現在的掌門人梁漢文是梁家後裔，他之前跟父親梁東海、哥哥和老師父學師，至今梁漢文是第四代傳人。



▲日牌梁財信跌打醫藥局位於深水埗桂林街。



柳絮紛飛
小冰

經歷了戰亂和動盪，一路坎坎坷坷，祖先的聲譽留住了，招牌保住了，具有年代感的「梁財信跌打」早已成為老字號，獨家經營，沒有分店，舖面溫馨，它讓周圍的環境也溫暖起來。

梁生已不年輕，他沒有兒子，大半輩子自己幹，每周工作六天。營業時間說是從早上八點半至下午六點半，其實因為求診者眾，早上七點鐘他就來開門了，一開門就接待病人，接診、敷藥、收費，唯一的幫手要在八九點鐘才到。但是到了他這一代，沒有繼承人了，招牌傳不下去，關門差不多已成定事。

提起關門這事梁先生就一臉的苦相，患者也跟着着急。父傳子，子傳子，這裏有中醫的記憶，散發着中華文化復古的魅力，它與市民和環境守望相助。子子孫孫，眼看就到了盡頭，誰不心疼。一介良民的梁生，他感到自己愧對祖宗，感到靠自己挽救不了招牌的命運。

香港有很多阿公阿婆店，它們很像這家醫館，上百年的歷史，低調，不擴張，守住信譽，生意經久不衰。這些都是城市角落中接地氣的品牌，就像身邊的日用品一樣不可替代。舊事物被新事物所替代，這是歷史潮流，但是文化得留下來。風光錯過了不要緊，還可以找尋，但是文化是獨有的，一旦失去就不可挽回。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梁財信跌打」，如果哪一天被換了新顏，也是一種損失。

保護古物，活化遺跡，特區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像「梁財信跌打」這樣的小舖，算不算文化遺產呢？在高度發達的當今科技社會，人類可以上天遠征火星，可以下海深潛萬米，傳統的技藝也該撐。



如是我見
言青

「網紅打卡地」是一個新名詞，也是一種新事物。幾年前，北京為了防止污染，改善環境，一些工廠遷到郊區，城裏留下不少舊廠房。如今，北京市利用這些舊廠房改建成了文化創意園、時尚設計廣場、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公園綠地……原古老破舊的地方，一下子變成了新鮮又時尚的文化園地，改變了城市面貌，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增加了遊覽休閒的好去處。

這些網紅打卡地是經過網友評選出來的。在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文化藝術、閱讀空間、街區園區、餐飲零售創新等範圍內，評選出一百個新建的網紅打卡地，北京電視台每晚新聞檔節目中介紹一個，觀眾可隨主持人到每個打卡地去逛一逛，這一逛，真是大開

讚網紅打卡地

眼界。我愛讀書，所以非常關注網紅打卡地的圖書館，在電視裏隨着主持人參觀了不少舊廠房改建的圖書館和書店。有的廠房見新後，隔出幾個空間，每個空間裏放着形式各異的書架，有的書架是橢圓形，佔了三面牆，人進去，好像走進書架的懷抱。書架上擺滿了書，進入書架懷抱的人馬上一種滿足感和喜悅感。有的書架是三角形，有的是高大長方形，佔了四面牆，有的是矮小四方形，適合小朋友讀書。書架中間都擺着木桌椅，小沙發，四周點綴着綠植，房間寬敞明亮，簡易優雅，安靜舒適，在這裏讀書真是一種享受。

有一處廠房空間窄小，書架就做成拱形，兩個對面牆裝滿書的書架和頂端裝滿書的拱形書架連接起來，用鏡子反射出來，空間變得寬大明亮，人們好像走進一條魔幻書街，這個圖書館取名「魔幻書屋」。

這些圖書館裏還有咖啡廳，廳內布

滿綠植，人們看書看累了，可以到咖啡廳休息，如果憑窗而坐，可以邊品嘗咖啡，邊欣賞窗外的音樂噴泉，真是舒心又愜意。

北京還有一些廢棄的舊四合院，修繕後也變成了小型圖書館。我兒時住在北京四合院裏，那時候的四合院有東西南北房，院子裏有大魚缸，裏面種着荷花，房前有海棠樹、棗樹，是我們小孩子成天瘋玩兒的地方，現在居然變成了圖書館。真是讓人又驚喜。

我家住在北京東護城河邊，河的東南角有一座角樓，經過修繕，現在這個角樓也變成了一個古香古色的圖書館，裏面匯集了老北京文化特色的圖書，有時還舉辦文化展覽和文化交流活動。

這些各具特色的圖書館，都是廢置的空間再利用，成本不高，被網友選為網紅打卡地，它們為廣大市民提供了更多的讀書場所，創造了活躍的文化氛圍，對提高民眾的文化素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清明復活



◀清明復活節期間，銅鑼灣街頭出行的市民。 中新社



君子玉言
小杏

今年香港假日清明與復活節重疊，組成一個1（復活節前夕）+2（雙休日）+2（復活節+清明順延日）+港版五天小长假。清明節當天與閨密姐姐去尖沙咀，愕然發現到處都是人人人，我倆要緊緊拉住，不然恐怕被人流衝散。看起來這些都是香港本地人，一家一家的。也難怪，因為疫情，喜歡旅行的港人哪裏都去不了。普通市民大多住三四百呎房子，要同時塞滿四五口人，在二三十攝氏度的悶熱天氣裏，擠五天，着實令人心煩，於是都跑出來了。媒體拍到，山坡海灘商場街道到處人頭湧湧。假日過後疫情如何？會不會反彈？不敢想像。

一周前的三月三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兩會上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審議通過了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核心內容主要是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三十一日生效。媒體認為：香港「一國兩制」正處於鄧小平創立以來最大轉捩點，正在升級為2.0版本。

也有評論指：這次修訂體現了三個「治」。第一個「治」是法治的「治」。從去年國安立法，到今年修訂選舉辦法，這是一套中央治港的法治「組合拳」，為香港的長治久安上了「雙保險」。

法治是香港最為珍視的核心價值。港英時期香港有一千多部法例，在回歸時只廢除了與基本法相抵觸的二十來部，其餘的做了因應主權回歸的適港化處理，全都予以保留。以一個普通市民不夠專業的看法，自回歸到二〇一九年回歸前二十二年間，中央治理香港只有一部基本法和五次人大釋法。直到二〇二〇年出台灣安法，其後再到全國人大8·11、11·11等若干決定，再到這次修訂兩個附件，中央治理香港的法治體系逐步完

善。中央主導的法治，才應該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法治核心價值的要髓，也就是說，是香港法治核心的核心。

第二個「治」是治理的「治」。「怎麼選」問題的實質是「怎麼治」。中國的香港誰來治？理所應當是愛國愛港者來治；修法的目的是用制度保障愛國愛港者選出來，確保香港有效管治。

曾經有一位從海外回來的朋友，看到香港立法會上的「武打戲」，大吃一驚：沒想到香港的立法機構是這副德行！沒想到的是，這樣的「武打戲」還是連續劇。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跑到國外要求外族干預制裁自己的國家。簡直讓人驚掉了下巴！簡直亂到極點！這論平安穩定發展呢。普通市民都覺得汗顏。中央這一出手，終於讓市民鬆了口氣。

第三個「治」是政治的「治」。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這次修法對立法會議席分配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增加了基層代表。更多反映民生福祉的聲音將被吸納。生活在香港的人，深感居之不易。住房、就業等等民生問題令人焦灼不安，市民苦不堪言，翹首以盼。中央的系列決定為香港治理奠定了基本框架，也為解決結構性問題創造了條件。香港多年來吵吵鬧鬧，吵了半天鬧了半天，啥問題都沒

解決，民生還越來越差，住房輪候時間越排越長，各種物價上漲薪水而不漲。老百姓鬱悶至極，卻又無可奈何。一心盼望香港放下紛爭，安心過日子。

假日期間沿着街區走了半天。逛街的人不少，除了戴着口罩，整體上平靜安寧。星巴克又坐滿了食客。兩年前的「黑暴」期間，星巴克多家店面屢遭砸毀縱火，食客畏而卻步。如今，雖然疫情還未消，經濟仍低靡，但心情與前幾年大不一樣，可以優哉游哉地嘆咖啡了。也是兩年前，有朋友開着兩地車牌車子路過中環，等紅燈時，恰遇黑衣人集結，她嚇得快暈過去了，深怕自己的兩地車牌被盯上遭遇打砸。只覺得紅燈一秒鐘都顯太長了，當綠燈閃起，她一踩油門離開黑人群，才發現手腳冰涼，手心全是汗。那時，節假日常常擔心哪裏又有人搞事打砸，逛街賞景都需要勇氣才敢出門。如今，俱往矣！俱往矣！

羅斯福所謂「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對於經歷了前年動盪不安終於迎來今天的香港普通民眾，有一種格外的體會和感悟。

一個清明的社會即將呈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明復活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好頭。

馬耳他有座中國園林



市井萬象

春暖花開，中國園林靜園鬱鬱蔥蔥，吸引當地民眾前來欣賞和休憩。靜園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在馬耳他桑塔露琪亞市落成，為中馬兩國人民相互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圖為靜園一角。

新華社



教堂與陵墓

有多少巴黎人看過巴黎三大公墓，拉雪茲神父公墓、蒙馬特公墓、蒙帕納斯公墓不好說，可能鳳毛麟角。看法國公墓其實是看法國歷史、看法國文化、看法國風俗，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墓地，這話應該刻在巴黎三大墓地乃至在巴黎的六大公墓的入口處。

其實巴黎的教堂也是公墓，那些公墓莊嚴、肅穆，體現了法國人追求的西方理想，與上帝同在。就連著名的巴黎聖母院也有無數亡靈在此安息。我去參觀時轉過後面突然看見兩隻赤裸的腳慘白的伸向人群，原來這裏葬着一對法國公爵，他們全裸着平躺在石棺上，二百多年如一日，彷彿時刻在默默向着上帝祈禱，在向上帝贖罪。後來我才知道那後面全是冰冷的石頭棺材，巴黎聖母院似乎已經魂滿為患了。我想幸虧人多，真要半夜一個人秉燭獨行，走遍巴黎聖母院，其膽必大如拳。巴黎聖丹尼教堂是哥德式建築的典範，高

大宏偉，教堂中兩側高聳的彩色大玻璃窗尤其壯觀，烘托的教堂似乎每時每刻都在七色轉換，彷彿上帝正在降臨，又好像是信仰正在附身。聖丹尼教堂也是巴黎人公認的神聖公墓。

聖丹尼教堂本身就具有傳奇色彩。傳奇之一是幾乎所有的法國王后都要到此加冕，由此生出無數故事。傳奇還在於幾乎所有國王、王后最後都要在此脫冕而眠。

傳奇之二是聖丹尼教堂因聖丹尼而名。聖丹尼被當時執法的羅馬軍政府砍頭後，其屍不倒，無頭而行，竟然雙手抱着落地的頭顱走到溪邊，清洗頭顱上的血污，然後緩步至此，無上帝神助焉有此力？眾人才在此建教堂，神靈在堂，上帝在上。走進教堂的人誰不躡手躡足，誠心誠意？

傳奇之三是此處還葬着一顆心，「太子」的心臟。一七八九年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均被當眾斬首，他們的兒

子，王儲路易十七被革命群眾強行帶走後下落不明，那年小路易十七才七歲多，一七九五年六月八日法國宣布路易十七病死於肺結核，當時由四名醫生組成的檢查小組發現路易十七的身上遍體鱗傷。當時有一位醫生悄悄地把他的心臟切下來，用手帕包好偷出來，放在一個裝滿酒精的水晶甕中。但這個水晶甕又神秘地消失了，似乎突然蒸發了，若干年未聞其聲。這背後的傳奇故事猶如聖丹尼教堂的七彩玻璃，可讓人自由想像，直到一八九五年這顆少兒心臟才回到了王室，才被安放在聖丹尼教堂之中。

聖丹尼教堂就是一個巨大的王室公墓。有意思的是參觀聖丹尼教堂是免費的，但要參觀教堂後面的公墓，是需要買票的。因為法國王室的墓葬都有極其精美的大理石雕塑，也是一堂難得的法國近代史課。

不知道為什麼，法國王室的成員幾乎都是一絲不掛地平躺地石棺上。法國王后后皆赤裸

在石棺上，不進棺不入葬，且一律頭朝內，腳向外，一排光腳迎客，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著名的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王后亦不脫俗。

有故事的是法國這些王及王室的成員大都是在死前就忙活死後的形象。法國國王是召集能工巧匠出設計圖，最重要的是要繪畫出自己死後的形象，弗朗索瓦一世就十分在行藝術，因此他的「死圖」多次被否定。有位朋友問我，他們為何不進棺不入土，就這麼晾着？我無言以對。但他們躺的石棺、石台、石拱、石屋的石牆石柱石基上都是雕工極其精美的大師作，和中國皇陵神道兩旁的石像確有天壤之分。美哉，一幅幅浮雕就是基督的歷史，就是上帝的足跡，就是回歸人類的美麗畫卷。聖丹尼教堂是座藝術殿堂，它後面的公墓也是這座聞名法國的藝術殿堂中的瑰寶。

（「巴黎歸來話公墓」之中篇，標題為編者加）



閒話煙雨
白頭翁